

“南核 + 北核”影响下的京津晋冀鲁豫城市群一体化问题分析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京津晋冀鲁豫地域上紧密联系, 该区域应该以京津为“双核”整合在一起发展, 为此需要构建“太原—济南”和“保定—郑州”两条主城市链, 在南北、东西两个方向上形成“十”字形的城市空间构架。除了构建主城市链外, 还需要构建多条辅城市链, 将京津晋冀鲁豫区域内不同等级的城市整合在一起。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进程中, 京津和郑州将会分别发展成为“北核”和“南核”, 以“太原—阳泉—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一线为“公共边”, 在区域内形成“京太济”三角形和“正太济”三角形。石家庄在“北京—郑州”链上居于中点位置, 由于石家庄距离京津、郑州的距离较远, 石家庄南北两侧需要发展次级节点城市, 才能够以石家庄为中心构建“京石链”“郑石链”, 在石家庄北侧保定扮演节点城市的角色, 石家庄以南需要发展“邢台—邯郸”城市组团。

关键词:主城市链; 辅城市链; “京太济”三角形; “正太济”三角形;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6)05-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问题成为热点议题, 学术界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以京津两个大都市为“双核”的城市体系的构建方法上, 根据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划间的关系, 人们根据“大北京经济圈”的城市体系设计, 以京津两个大都市为“双核”, 在构建保定和唐山“双子”的基础上, 对京津冀地区的视野不断拓宽, 将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唐山作为以“双核”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一圈, 在第一圈的基础上逐渐将石家庄、衡水、沧州、秦皇岛等整合进来, 成为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二圈。京津冀城市体系在城市圈的构造方法上会影响大都市对腹地的辐射力, 进入城市圈的行政单元将会更加高效地与大都市整合在一起。在京津冀城市体系中, 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三个重要的城市, 京津两个大都市是城市体系的核心, 石家庄是京津南侧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与京津大都市距离较远, 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发挥着区域中心的作用。从图 1 可以看出, 石家庄位于京津、郑州、太原、济南的中间, 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环渤海经济链”的发展思路后, 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成为了讨论的热点话题。狭义上的环渤海地区^[1]指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 同时辐射到山东、辽宁、山西以及内蒙古中部等地。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 京津两个大都市成为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层”(如图 1), 紧紧包围在京津外围的河北省成为京津向外围辐射的“协同层”, 在此基础上将鲁西和辽西等区域整合在一起形成“扩展层”。京津冀得以深度整合后, 在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影

收稿日期: 2016-05-25

基金项目: 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大保定’文化软实力提升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2016017)

作者简介: 孟祥林(1969-), 男, 河北保定人, 教授, 经济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域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教育管理。

响强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在京津石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中,冀中南地区的发展速度会得到同步强化,“京津石三角形”影响下,晋东、豫北、蒙东南等区域会逐渐整合在一起,形成“辐射层”。环渤海地区由于区域广泛,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要按照“京津冀向北整合”和“京津冀向南整合”两个方向设计,本文只对“京津冀向南整合”展开分析。在从图 2 可以看出,在石家庄和保定的城市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前提下,“石家庄+保定”将发展成为京南“双中心”^[4]城市团,“石家庄+保定”成为将京津、太原、郑州、济南整合在一起的纽带,在如上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中,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可以实现优化配置。从城市群的战略发展格局层面看,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扩展为以京津为核心的京冀鲁豫一体化,在此过程中要将石家庄打造成为京津南侧的中心城市,以石家庄为核心将郑州、济南和太原等省会城市连接在一起。如图 2 所示,以石家庄为核心构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个城市链:东西方向上的城市链即“太原—阳泉—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一线;南北方向的城市链即“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鹤壁—新乡—郑州—许昌—平顶山”一线。除了以上两条主线外,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还要分别构造出两条辅线,南北方向的两条辅线分别是:“大同—忻州—太原—长治—晋城”一线,该线向南部延伸与平顶山连接在一起;“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一线,该线将天津的城市影响力向南延伸至济南。两条东西向的辅线分别是:“长治—邯郸—聊城—济南”一线,该线将济南的城市影响力向西侧扩展;“三门峡—郑州—开封—菏泽—济宁”一线,该线将郑州的城市影响力向东西两侧扩展。主线与辅线在京津晋冀鲁豫范围内形成“6 纵+6 横”的城市链网,将区域内的中小城市整合在一起。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过程中,在两条主链上需要逐步构建起 4 个子城市团:石家庄子团、济南子团、郑州子团^[3]和太原子团。石家庄子团需要以石家庄为核心,通过整合保定、衡水、邢台和阳泉形成;济南城市团需要以济南为核心,通过整合德州、淄博、滨州、聊城、泰安等形成;郑州子团需要以郑州为核心,通过整合洛阳、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和漯河等形成;太原子团需要以太原为中心,通过整合忻州、阳泉和晋中形成。四个子城市团与京津两个大都市紧密呼应,通过石家庄城市子团整合在一起,达到两头(即京津“双核”与以郑州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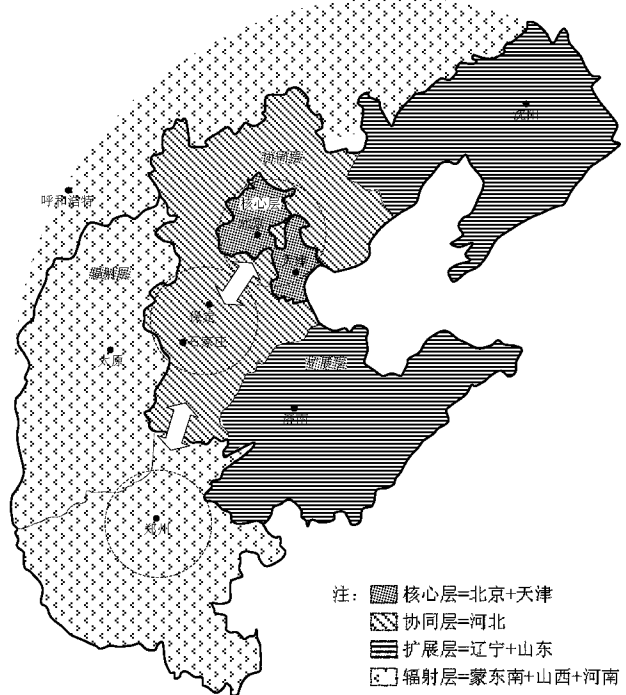


图 1 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的分层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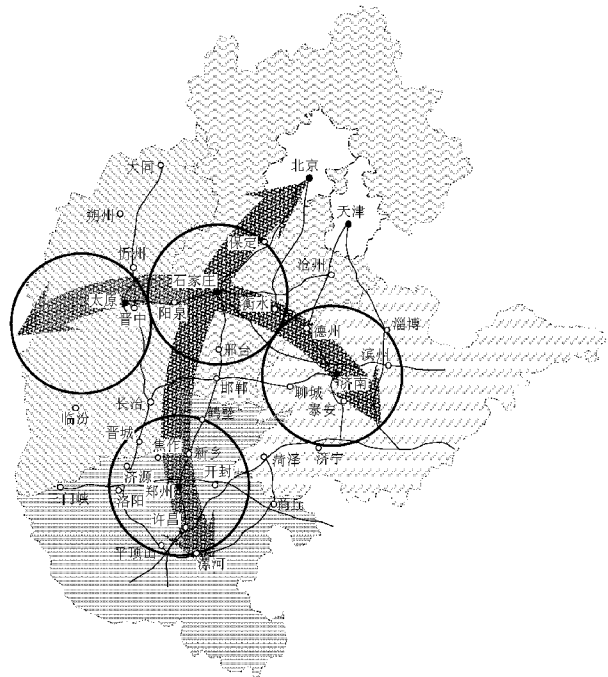


图 2 京津冀鲁一体化的核心区域

的四个子城市团与京津两个大都市紧密呼应,通过石家庄城市子团整合在一起,达到两头(即京津“双核”与以郑州为中心

的中原城市群)带动中间(即“太原—石家庄—济南”城市链)发展的目的。

二、行政区划边界处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分析

1. 行政区划边界处由“空白区”变为“融合区”

行政区划边界处往往是城市化的薄弱区,在行政力量约束的情况下,资源越过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内布局就会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城市间往往会出现影响“空白区”。如图3所示,A、B和C是3个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由于行政区划约束,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只能囿于各自行政区划内,于是分别位于3个行政区划内的小城市a、b、c受到各自行政区划的影响力就会较小, $\triangle ABC$ 就会成为“空白区”,即由于存在行政力量的约束,使得行政区划两侧的区域发展力度较小。从图3可以看出,3个行政区划的核心城市彼此间的空间距离较小,如果跨越行政区划使得3个核心城市进行充分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改变“空白区”的发展状态。图4表示3个核心城市突破了行政区划边界进行整合的情况, $\triangle ABC$ 由空白区演变成为了融合区,在“人”字形的行政区划边界处由于3个核心城市进行整合发展使A、B、C得以充分整合而使各自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影响范围都可以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到其他核心城市原先的影响范围内,a、b、c等小城市也因此得到了发展。3个核心城市原先由分散发展状态转变为聚集发展状态。克氏中心地理论^[4]认为,区域内的中心地是按照等级序列布局的,高级别的中心地能够影响数量更多的低级别的中心地,不同级别的中心地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城市链,中高级别的城市在城市链上发挥着节点城市的作用。克氏中心地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地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强调规划部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合理布局中心地,但在布局中心地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即克氏中心地理论是建立在没有行政区划阻隔基础上的。但现实中各个中心地都是存在行政区划界限的,只有较高级别的行政区划对较低级别的行政区划进行协同并统一布局,较低级别的行政区划间的关系才能够理顺。在没有理顺行政区划间的关系之前图3中的情况始终存在。城市的影响力遵循距离衰减原则,即城市在向腹地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影响力从核心影响区域向外围空间逐渐递减。每个行政区划为了让中心地对较大腹地施加较多的影响,一般都会会在行政区划的腹地布局中心地,以避免行政区划之外的其他区域“搭便车”。行政区划附近的城市间只有跨越行政区划进行整合发展,破除行政区划的“硬约束”观念,城市间才能够充分发挥聚合整合作用,从而避免出现“缝隙”。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体系需要从更广泛意义上考虑问题,应该从城市间的联系角度考虑使邻近的城市间进行充分整合,在有条件的区域内,即使是位于行政区划边界处,也能够发展起区域性的城市团,引领相邻行政区域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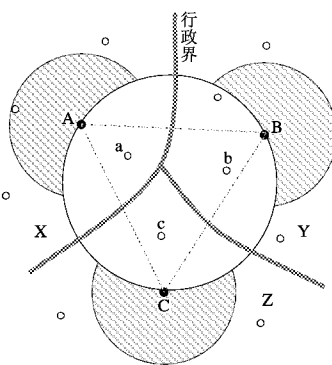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间的“空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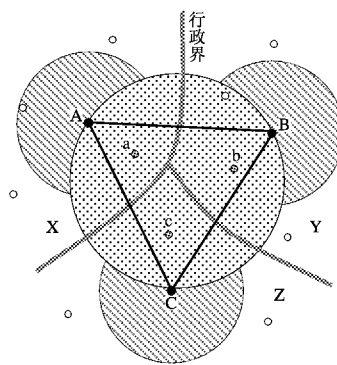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间的“融合区”

图3可以看出,3个行政区划的核心城市彼此间的空间距离较小,如果跨越行政区划使得3个核心城市进行充分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改变“空白区”的发展状态。图4表示3个核心城市突破了行政区划边界进行整合的情况, $\triangle ABC$ 由空白区演变成为了融合区,在“人”字形的行政区划边界处由于3个核心城市进行整合发展使A、B、C得以充分整合而使各自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影响范围都可以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到其他核心城市原先的影响范围内,a、b、c等小城市也因此得到了发展。3个核心城市原先由分散发展状态转变为聚集发展状态。克氏中心地理论^[4]认为,区域内的中心地是按照等级序列布局的,高级别的中心地能够影响数量更多的低级别的中心地,不同级别的中心地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形成城市链,中高级别的城市在城市链上发挥着节点城市的作用。克氏中心地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地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强调规划部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合理布局中心地,但在布局中心地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即克氏中心地理论是建立在没有行政区划阻隔基础上的。但现实中各个中心地都是存在行政区划界限的,只有较高级别的行政区划对较低级别的行政区划进行协同并统一布局,较低级别的行政区划间的关系才能够理顺。在没有理顺行政区划间的关系之前图3中的情况始终存在。城市的影响力遵循距离衰减原则,即城市在向腹地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影响力从核心影响区域向外围空间逐渐递减。每个行政区划为了让中心地对较大腹地施加较多的影响,一般都会会在行政区划的腹地布局中心地,以避免行政区划之外的其他区域“搭便车”。行政区划附近的城市间只有跨越行政区划进行整合发展,破除行政区划的“硬约束”观念,城市间才能够充分发挥聚合整合作用,从而避免出现“缝隙”。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体系需要从更广泛意义上考虑问题,应该从城市间的联系角度考虑使邻近的城市间进行充分整合,在有条件的区域内,即使是位于行政区划边界处,也能够发展起区域性的城市团,引领相邻行政区域的发展。

2. 通过“软区划”扩展核心城市的影响域

“软区划”是在不改变既有行政区划前提下,使得邻近行政区划间进行整合发展的思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城市间由于层次级别的差异,大城市的影响域会远远超过中小城市的影响域。但是在行政区划的影响下,以行政区划为界限,在行政区划内会存在过度发展问题,而在行政区划边界外则会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图5表示存在行政区划边界阻隔条件下突破行政区划构建“软区划”的基本思路。图5中 X_1 是区域性的核心城市,图中存在A区域、 B_1 区域、 B_2 区域、 B_3 区域、 B_4 区域等5个区域,其中A区域为一个行政单元, B_1 、 B_2 、 B_3 、 B_4 等分属 G_1 、 G_2 、 G_3 、 G_4 等4个行政区域。图中 X_1 是中心城市A所属的行政区

划与其他区域间的分界线。在行政区划边界 X_2 的影响下, B_1 、 B_2 、 B_3 、 B_4 区域与 A 区域间会出现较大的差异。依据京津与近京津的河北省区域之间的关系看, 以行政边界 X_2 为分界线, 沿着大都市形成了“环大都市贫困带”。但是如果突破行政区划的硬约束, 在环线 X_4 处构建起以 X_1 为核心的“软区划”, 将 B_1 、 B_2 、 B_3 、 B_4 4 个区域都包括进来。在“软区划”思路下, 核心城市 X_1 的影响力就会跨越原先的行政区划 X_2 , 将区域 B_1 、 B_2 、 B_3 、 B_4 与核心 X_4 以内的区域得到一体化发展。在 X_1 对区域 B_1 、 B_2 、 B_3 、 B_4 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4 个区域的发展状态也会存在差异, 这时候就需要在 l_{12} 、 l_{23} 、 l_{34} 、 l_{14} 等几个行政边界间进行磨合, 使得环 X_1 的各个行政区域进行对接, 在区域 B_1 、 B_2 、 B_3 、 B_4 内形成环绕 X_1 的次级城市中心, 在图 5 所示的区域内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多层次城市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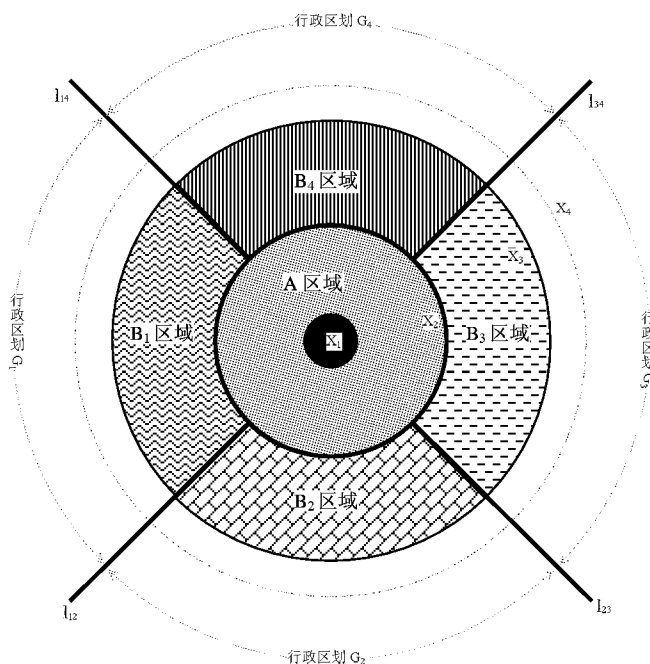


图 5 “软区划”与大都市的影响

三、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背景下主城市链的构建

根据前文, 在以京津为“双核”的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背景下需要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各构建一条主城市链和多条辅城市链, 将区域内的大中城市紧密整合在一起, 此间石家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构建两条主城市链的过程中, 也要充分强化石家庄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承接作用。

1. 东西向的主城市链：“太原—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城市链

图 6 展示了东西向的主城市链即 I_d^x , 这条城市链上的重要城市除了太原、石家庄和济南等三个省会城市外, 还有阳泉、衡水和德州。在晋冀鲁三个行政区划内分别由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中等城市整合在一起形成 I_d^x 链。目前该条城市链已经有便捷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 关键在于尽快强化各个城市的影响力并使这些城市能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构建弧形城市链。(1) 石家庄子团。石家庄是京南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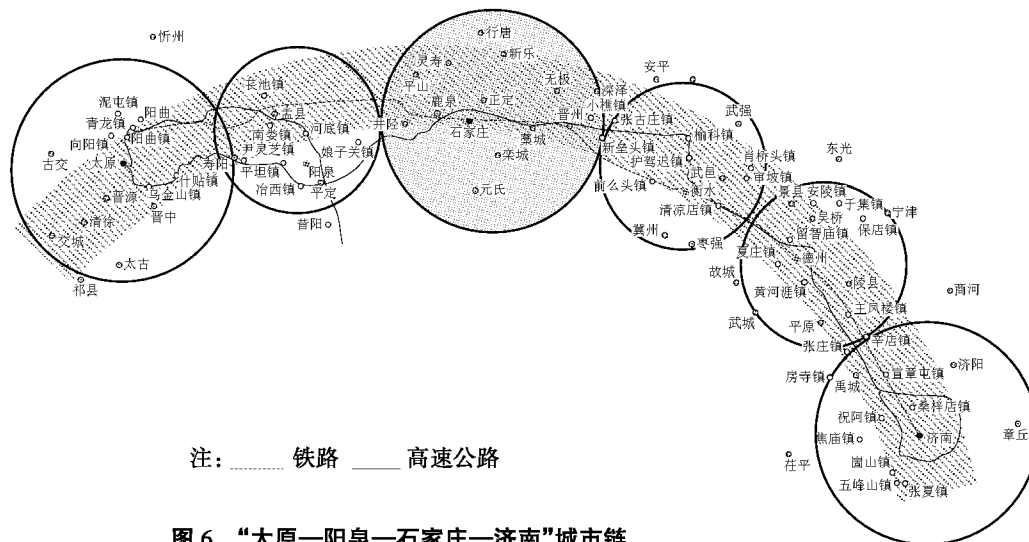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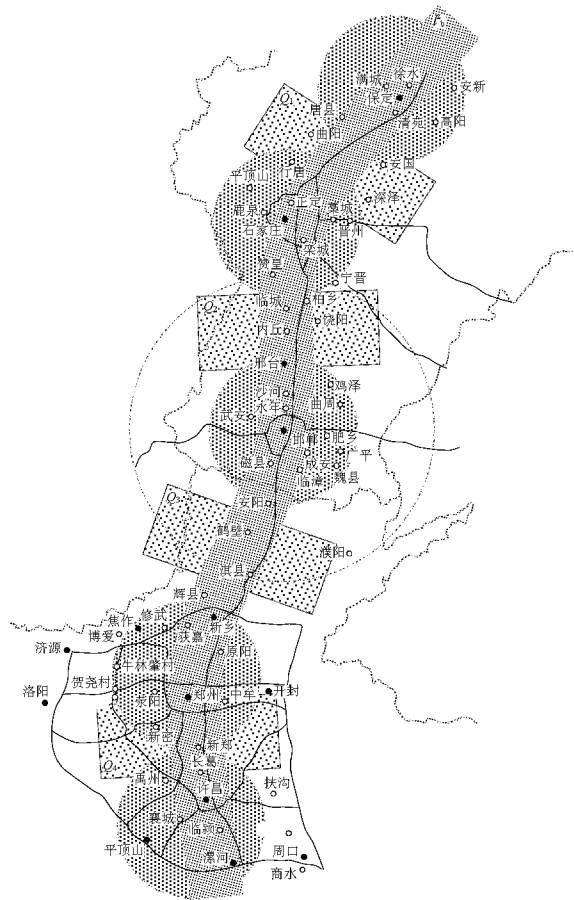
图 6 “太原—阳泉—石家庄—济南”城市链

个省会城市,与京津大都市互动并对冀中南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石家庄子团在构建过程中需要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即以石家庄为中心形成“一核四星”的核心,“一核”即石家庄,“四星”即正定、鹿泉、藁城、栾城。在“一核四星”的基础上继续向外扩展,如图6所示,逐渐将元氏、井陘、平山、灵寿、行唐、新乐、无极以及晋州等整合在一起。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石家庄发展的主导方向应该是向北,进而向东、向西扩展。(2)太原子团。太原是太原子团的核心,从太原出发有两条线与阳泉相联系,其一是“太原—阳曲—盂县—河底镇—阳泉”,其二是“太原—乌金山镇—什贴镇—寿阳—平坦镇—冶西镇—平定—阳泉”。两条线不仅将太原和阳泉连接在了一起,而且将两地之间的很多县级中心地连接在了一起。太原在 I_4^x 的最西端,需要将阳曲、古交、晋源、清徐、交城、祁县、太古、晋中、寿阳等县级中心地充分整合在一起。沿着两条线使得太原不断向东扩展,通过阳泉与石家庄整合在一起。(3)济南子团。该子团在 I_4^x 的最东端,以济南为核心,将章丘、茌平、禹城、济阳等整合在一起,子团内的小城镇如宣章屯镇、桑梓店镇、祝阿镇、焦庙镇、固山镇、五峰山镇、张夏镇等都在区域整合过程中得到发展,山东行政区划内需要构建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心”的城市体系,“双核心”分别在行政区划的东、西两侧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济南作为行政区划的“东核心”,需要与青岛进行互动的同时,选择向西扩展,通过“德州—衡水”与石家庄建立联系。(4)“德州子团+衡水子团”。“德州子团+衡水子团”是跨行政区划构建起来的,“德州子团”需要整合的县级中心地包括平原、陵县、武城、故城、景县、吴桥等,德州位于冀鲁交界处,在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中介城市,能够将济南的城市影响力承接过来并传递到衡水,进而与石家庄对接在一起。衡水是德州向西与石家庄对接必须要建立联系的城市,以衡水为中心,将武邑、枣强、冀州、安平、饶阳、武强等整合在一起,可以扩大衡水的城市影响力,衡水西侧的前么头镇、护驾迟镇、新垒头镇、张古庄镇、榆科镇等与深泽、晋州等“大石家庄”的东部区域建立联系,将衡水与石家庄整合在一起。从图6可以看出,衡水到石家庄的距离、德州到济南的距离大体相当,两个城市又相对邻近,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子团是有可能的,这首先需要将两个城市之间的故城、枣强、武邑、冀州、景县、吴桥等整合在一起,然后在向东西两侧扩展,将“德州—衡水”发展成为“石家庄—济南”段的“中介子团”。(5)阳泉子团。阳泉子团位于太原与石家庄之间,与石家庄的井陘、鹿泉等整合在一起,将太原、阳泉、石家庄等连成一线。从图6中可以看出,阳泉附近的县级中心地只有寿阳、盂县、平定和昔阳等,在阳泉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在这些县级中心地上做文章外,还需要在附近的镇级行政单元上做文章,这包括冶西镇、平坦镇、尹灵芝镇、南娄镇、河底镇、娘子关镇、芪池镇等。在通过前文述及的两条线与太原建立联系的同时,构建“阳泉—井陘—鹿泉”一线,与石家庄“一核四星”中的鹿泉整合在一起, I_4^x 的“太原—石家庄”部分得以建立。

2. 南北向的主城市链:“保定—石家庄—衡水—邯郸—郑州”城市链

如图7所示,南北向的主城市链的主导区段是“石家庄—邯郸—郑州”部分(“石郑段”),将石家庄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北部整合在一起,“石郑段”向南北两侧扩展,将“许昌—漯河—平顶山”城市团、保定城市团连接在一起,该城市链上的几个节点城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以保定为核心的“一城三星”城市子团。保定已经形成了“一城三星”^[9]的发展格局,与京津大都市正在构成“京津保三角形”,腹地内的霸州、高碑店和涿州等在“京津保三角形”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一城三星”逐渐将东侧的白洋淀整合进来形成“一城三星一淀”的城市结构,以白洋淀为核心正在形成“淀区城市团”。(2)以石家庄为核心的“一城四星”城市子团。石家庄作为京津南侧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正在以石家庄为中心形成“一城四星”的城市团格局^[6]。“大石家庄”的“北星”正定已经与从保定新近独立出来的省辖市定州整合在一起,在定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情况下,石家庄通过“正定—定州”城市组团就与保定整合在了一起,“石家庄—保定”段就将“大保定”^[7]的“南星”与“大石家庄”的“北星”联系在了一起。(3)以邯郸为中心的“一城六星”城市子团。邯郸为“四省城市”,很多文献中都充分强调邯郸在整合晋冀鲁豫

四省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团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六星”是指邯郸周围与邯郸邻近的永年、武安、磁县、临漳、成安、肥乡，目前邯郸与这些县级中心地的交通通达性程度还不是很高，没有形成以邯郸为中心的环形城市链，所以需要构建将“六星”串联在一起的环形交通系统并进而形成环形城市链，完成以邯郸为中心的“一城六星”的城市组团设计。(4)以郑州为中心的“弓弦+弓背”城市子团。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在连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原城市群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的“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弓背”，南侧的“许昌—平顶山—漯河”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弓弦”，“弓弦+弓背”结构使得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将南北两个部分紧密整合在一起。从图7可以看出，中原城市群的交通通达性非常高，已经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环状交通系统。在城市群内郑州为主中心、许昌为副中心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以上4个城市子团之间还存在“缝隙”，即图7中的 Q_1 、 Q_2 、 Q_3 、 Q_4 等4个区域。 Q_1 涉及唐县、曲阳、行唐、安国、深泽等县级中心地，将保定南与石家庄北整合在一起。 Q_2 涉及临城、柏乡、饶阳、内丘等县级中心地，将石家庄南与邢台北整合在一起。 Q_3 涉及安阳、鹤壁、淇县等区域，将邯郸南与中原城市群的“弓背”整合在一起， Q_4 涉及新密、长葛、新郑等区域，将中原城市群的“弓背”与“弓弦”整合在一起。在构建主链的过程中除了要强化发展节点城市外，对“缝隙”内的县级中心地进行强化发展，使这些县级中心地在相邻的节点城市间发挥“粘合剂”的作用。在如上4个城市子团中，北侧的“石家庄—保定”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逐渐通过正定整合在一起，南侧的中原城市群的“弓背”与“弓弦”也逐渐整合在一起。目前构建主城市链的关键在于强化“四省城市”邯郸的发展力度，以邯郸为中心在冀南豫北地区形成连接石家庄子和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团。中原城市群向北将安阳发展成为城市子团的重要成员，以安阳为中心将濮阳、鹤壁、淇县等整合在一起，在“邯郸—郑州”城市链中发挥重要的连接作用。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强化邯郸城市影响力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跨行政区划将邯郸北部的邢台、邯郸南部的安阳都发展成为以邯郸为中心的子城市，从而通过“邯郸+安阳+邢台”将石家庄与中原城市群连接在一起。



注：——省界 ——高速公路

图7 “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城市链

四、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背景下辅城市链的构建

根据前文，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进程中，除了两条主城市链外，还需要构建四条辅城市链，辅城市链与主城市链纵横交织，在京津晋冀鲁豫区域内形成网状结构，将区域内的重要节点城市连接在一起，从而使得京津晋冀鲁豫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

1. “大同一太原—济源”辅城市链

“大同一太原—济源”辅城市链（“大济链”）将纵贯山西中部并与豫西北的济源、洛阳连接在一起，该链上的大同、忻州、太原、长治、济源分别是向东与东西向的城市链上的北京、保定、石家庄、邯

邯、郑州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城市,所以在发展“大济链”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视大同和太原两个重要的节点城市外,还要重点发展忻州和长治。如图8示意,山西以“大济链”为轴,以大同、忻州、太原、长治、济源为节点城市,向东伸出了支线,分别与怀来(进而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等连接在一起,在东西方向上形成“大同一阳原—宣化—怀来—北京”线、“忻州—五台—阜平—唐县—保定”线、“太原—阳泉—石家庄”线、“长治—邯郸”线、“济源—焦作—郑州—开封”线,除此之外还形成了“朔州—应县—灵丘—涞源—易县—高碑店”线和“长治—安阳”线。“大济链”与南北向的主城市链紧密连接在一起。

2.“天津—德州(淄博)—济宁”辅城市链

“天津—德州(淄博)—济宁”辅城市链(“天济链”)是连接“天津—济宁”的两条城市链,将天津、淄博、德州、济宁联系在一起,如图9中展示的由

l_1^1 和 l_2^1 围成的区域,图中 l_1^1 和 l_2^1 在南北方向上形成两个弧形城市链,两条城市链上形成6个子团,即由青县、泊头和黄骅构成的沧州子团;景县、陵县、平原构成的德州子团;章丘、济阳、临邑、禹城、齐河构成的济南子团;曲阜、宁阳、兖州构成的济宁子团;博兴、博山、周村、桓台构成的淄博子团;无棣、乐陵、惠民构成的阳信子团。 l_1^1 和 l_2^1 的北端和南端分别在天津、济宁交汇,并且在济宁通过“济宁—巨野—菏泽—东明—长垣”(“济长链”)与郑州建立联系。从图9看出,“天济链”通过向西伸出支链与南北向的主链建立联系,最北端的“黄骅—沧州—河间—高阳—保定”(“沧保链”)使得沧州与保定联系在一起,中间地区的“阳信—乐陵—宁津—德州—景县—衡水—深州—晋州—石家庄”(“阳石链”)将鲁西北与冀中南整合在一起,阳信是这条链上需要重点强化发展的小城市,阳信将“阳石链”向东延伸,并且在淄博与天津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南侧地区的主支链即“淄博—章丘—济南—齐河—禹城—夏津—清河—南宫—新河—宁河—赵县—栾城—石家庄”(“淄石链”),将鲁中、鲁西与冀中南地区整合在一起。在“淄石链”上除了要发挥济南的核心城市作用并向外延展“济南—茌平—聊城—馆陶—邯郸”这条侧支链外,还要构建“夏津—清河—临西”跨区域小城市团(“夏清临”子团),向外延展“夏津—临西—鸡泽—邢台”侧支链。“沧保链”“阳石链”“淄石链”“济长链”使得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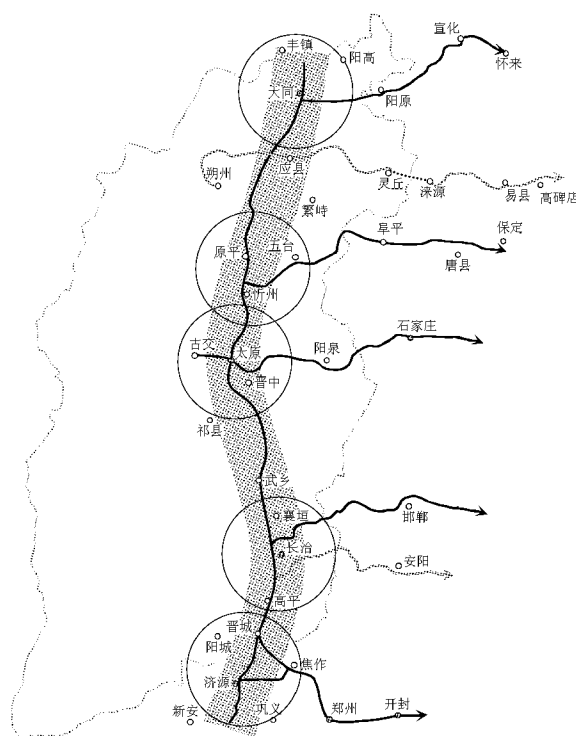


图8 “大济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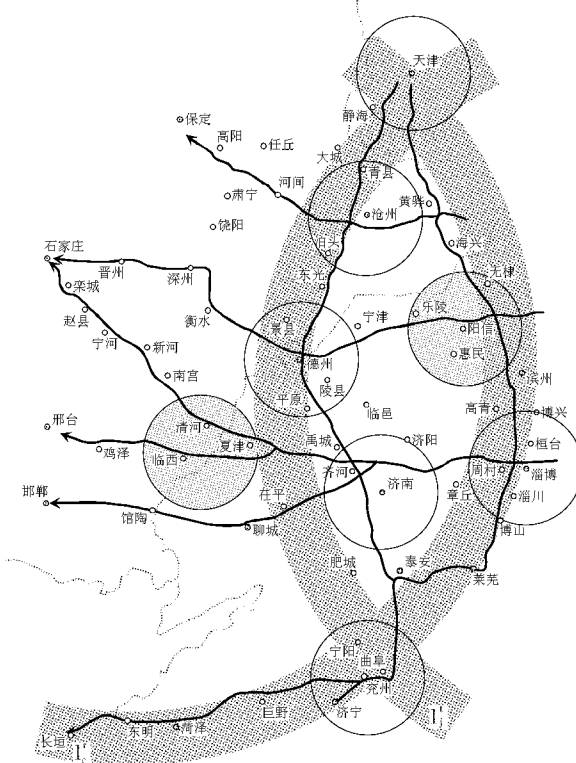


图9 “天济链”

“天济链”上除了要发挥济南的核心城市作用并向外延展“济南—茌平—聊城—馆陶—邯郸”这条侧支链外,还要构建“夏津—清河—临西”跨区域小城市团(“夏清临”子团),向外延展“夏津—临西—鸡泽—邢台”侧支链。“沧保链”“阳石链”“淄石链”“济长链”使得由

“天津—淄博—济宁—德州—天津”围成的“棱镜区”与主城市链衔接在一起。从图 9 可以看出,以济南为中心,将周边的淄博子团、阳信子团、“夏清临”子团、德州子团以及南侧的济宁子团等整合在了一起构成了“大济南”城市团,¹链实际上扮演了衔接冀东鲁西的中介,沧州在将天津与“大济南”城市团连接在一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棱镜区”以内及其西侧构成的网状城市链使区域内的交通通达性程度更高,冀东鲁西得到了一体化发展。

五、“北核+南核”与主城市链形成南北两个“三角形”

如图 10 所示,在京津晋冀鲁豫区域内,以“太原—阳泉—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一线为“公共边”、以京津为北核、以郑州为南核,在区域内形成了“北京—太原—济南”三角形(“京太济”三角形)和“郑州—太原—济南”三角形(“正太济”三角形)两个三角形即“双三角”,“太原—阳泉—石家庄—衡水—德州—济南—泰安”一线是两个三角形的公共边,在将两个三角形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边将晋东、冀南、鲁西区域整合在一起,并且向冀中北、豫中南地区延伸,“双三角”是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的核心,该区域向周围不断扩展,形成“北京—大同—太原”三角形、“济南—泰安—济宁—商丘—郑州”弧形链、“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商丘”弧形链,与此同时形成了“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形、“北京—天津”整合片、“邢台—邯郸”整合片、“郑州—许昌”整合片。“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新乡”是将石家庄城市子团与中原城市群联系起来的纽带。如上谈及的双三角形中,公共边“太原—石家庄—济南”在“京太济”三角形中是凸边,而在“正太济”三角形中是凹边,石家庄在公共边上不但扮演着连接太原、济南的角色,而且也是将双三角整合在一起的关键节点城市,“公共边”向北凸,更有利于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实现“石家庄—保定”整合,但同时又使“正太济”三角形的一体化发展加大了难度,为此就需要强化“邯郸—邢台”整合片区的发展力度,强化邯郸的“四省城市”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在郑州北、石家庄南区域内逐渐形成以“邯郸—邢台”为核心的子城市团,从而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进程中尽快形成主城市链。主城市链在由京津两个大都市形成的“北核”、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形成的“南核”的基础上,逐渐会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将鹿泉、正定、藁城和栾城整合在一起的以“一城四星”为主导区域的“中间核”,“中间核”会将河南行政区划内的安阳、鹤壁等整合在一起。新乡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弓背”上的城市也会在连接鹤壁和郑州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处于“京津石”三角形中心位置的保定也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不但能够与京津大都市构成“京津保”三角形,而且保定与石家庄也能够尽快整合在一起,在一体化进程中成为京津“双核”南侧的“双子中心”城市。在“双三角”作用下,京津以南的河北省地区、“许昌—平顶山—漯河”以北的河南省地区以及晋东、鲁西等地区首先得到一体化发展,于是“双三角”地区通过“南核”“北核”以及多条弧形城市链整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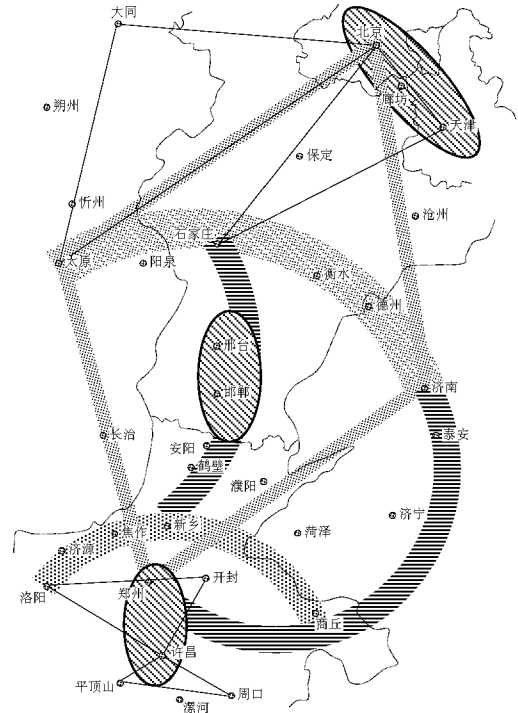


图 10 “双三角形”示意

中是凸边,而在“正太济”三角形中是凹边,石家庄在公共边上不但扮演着连接太原、济南的角色,而且也是将双三角整合在一起的关键节点城市,“公共边”向北凸,更有利于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实现“石家庄—保定”整合,但同时又使“正太济”三角形的一体化发展加大了难度,为此就需要强化“邯郸—邢台”整合片区的发展力度,强化邯郸的“四省城市”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在郑州北、石家庄南区域内逐渐形成以“邯郸—邢台”为核心的子城市团,从而在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进程中尽快形成主城市链。主城市链在由京津两个大都市形成的“北核”、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形成的“南核”的基础上,逐渐会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将鹿泉、正定、藁城和栾城整合在一起的以“一城四星”为主导区域的“中间核”,“中间核”会将河南行政区划内的安阳、鹤壁等整合在一起。新乡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弓背”上的城市也会在连接鹤壁和郑州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处于“京津石”三角形中心位置的保定也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不但能够与京津大都市构成“京津保”三角形,而且保定与石家庄也能够尽快整合在一起,在一体化进程中成为京津“双核”南侧的“双子中心”城市。在“双三角”作用下,京津以南的河北省地区、“许昌—平顶山—漯河”以北的河南省地区以及晋东、鲁西等地区首先得到一体化发展,于是“双三角”地区通过“南核”“北核”以及多条弧形城市链整合在一起。

六、构建京津晋冀鲁豫城市群的进一步思考

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是环渤海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基础上有关城市群建设的又一次战略设

计,这是在突破既有行政区划、依托“软区划”思路^[8]而在大尺度范围内进行的城市群建设的构想。这种大尺度的城市群可以强化晋东、豫北、鲁西等区域与京津冀的整合力度,在该广域城市群内,京津城市群和郑州城市群发展成为“北核”和“南核”,通过石家庄和保定两个子城市团在南北方向上形成串珠状城市链,将华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整合在一起,进而为“北扩”与辽中南城市群连接在一起,“西进”与关中城市群连接在一起,“南接”与长三角城市群连接在一起创造条件,该城市链向东西两侧扩展的过程中,将济南和太原整合在一起,在“京津—济南—郑州—太原”围成的区域内构建起更加完整的城市体系,使得京津大都市的辐射范围更广,形成华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广域城市体系得以构建后,城市群的重心就会沿串珠状城市链向南移,石家庄的发展速度得以提升,在“北京—郑州”之间快速形成“保定+石家庄”双中心城市体系,在串珠状城市链上形成北京、“保定+石家庄”、郑州等三个隆起。京津晋冀鲁豫一体化发展,可以为资源在该区域内均等化布局创造条件,避免大城市进一步畸形扩张,使得中小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具有更强的产业承载力和人口吸纳力。大都市据此较早地通过“软区划”设计在大尺度空间内进入分散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 [1]马 野.环渤海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
- [2]孟祥林.“双三角”模式的保—石力量对比与京津冀城市发展对策分析[J].中国名城,2012(1):12-19.
- [3]孟祥林.中原城市群:从“核+圈+带”到“弓背+弓弦”发展对策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中国名城,2013(9):9-17.
- [4]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30.
- [5]孟祥林.“一城三星一淀”格局下的“大保定”发展思路分析[J].城市,2012(12):9-12.
- [6]孟祥林.石家庄“一核四星”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4(6):43-49.
- [7]孟祥林,程 伟.对接京津思路下名牌“大保定”建设的出路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1(5):120-126.
- [8]孟祥林.“软区划”与京津冀一体化[J].中国经济报告,2015(6):96-99.

The Beijing-Tianjin-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Area Integration Problem Analy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uth Core + North Core” Urban Agglomeration

Meng Xiangl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School,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area is closely connected in geographical aspect, this area should be integrated centering on the “dual-core” shaped by the two metropolis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wo main city chains of “Taiyuan-Jinan” and “Baoding-Zhengzhou”, “十” shap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hould be built in north-south direction and east-west direction. In addition to build the main city chain, several auxiliary urban chain should also be built, in this way different grade cities can be integrated together in Beijing-Tianjin-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area.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ion of Beijing-Tianjin-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area, Beijing-Tianjin and Zhengzhou will respectively developing into “north core” and “south core”, “Taiyuan-Yangquan-Shijiazhuang-Hengshui-Dezhou-Jinan”, as the public side, two triangles called “Jin-Tai-Ji” triangle and “Zheng-Tai-Ji” triangle. Shijiazhuang is located in neutral position of Beijing-Zhengzhou chain, because the distance from Shijiazhuang to Beijing and from Shijiazhuang to Zhengzhou is too long, in the north area of Shijiazhuang and in the south area of Shijiazhuang should develop secondary node city, “Jing-Shi-Chain” and “Zheng-Shi-Chain” can be developed and the two chains can be linked together in this way, Baoding,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Shijiazhuang, can play the node city role between Beijing and Shijiazhuang. “Handan-Xingtai” urban group must be developed between Shijiazhuang and Zhengzhou.

Key words: the main city chain; auxiliary city chain; “Beijing-Taiyuan-Jinan” triangle; “Zhengzhou-Taiyuan-Jinan” triangl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陈 静)